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

報告題名：

心的三條河流

宮本輝《川の三部作：泥河 螢川 道頓堀川》讀後感

作者：劉士民

系級：中文四

學號：D9167138

開課老師：萬琍琍

課程名稱：日本文學欣賞

開課系所：通識課程

開課學年：94 學年度 第 2 學期

摘要與關鍵詞

摘要：

從宮本輝「川の三部作」以三條河流分述的不同故事觀察宮本輝再小說中的只要意旨，從其簡單樸實的筆法看人生中的不確定、徬徨，以及無助、虛無、死亡的背後所存在的希望。並且以《川の三部作：泥河 螢川 道頓堀川》中，三條不同河川交織的故事試著分析作者對人心的各種層面與主題的描寫，進而發學小說共同呈現的主題。

關鍵詞：

宮本輝、川の三部作



目錄

壹、作者簡介	2
貳、小說簡介	3
參、心的三條河流	5
肆、關於一些未說的	7



關於書的兩三事

書名：《川の三部作：泥河 螢川 道頓堀川》

作者：宮本輝

譯者：袁美範、許錫慶

出版發行：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年04月，初版一刷

壹、作者簡介

宮本輝，本名宮本正仁，一九四七生於神戶市，追手門學院大學文學部畢業。曾任廣告公司的撰稿員，因想投身寫作，又為精神官能症所苦，是以於一九七五年辭去工作，專心從事寫作，與志趣相投的朋友們創辦《我的伙伴》同人誌，受到池上義一的賞識與支持，逐漸在文學界嶄露頭角。一九七七年以〈泥河〉獲第十三屆「太宰治賞」，一九七八年以〈螢川〉獲第七十八屆「芥川賞」。在罹患肺結核療養痊癒後，又陸續獲得「吉川英治文學賞」、「文部大臣賞」等，宮本輝的創作多元、數量可觀，一九九三年「新潮社」更發行《宮本輝全集》共十四卷，除少數短篇集和隨筆散文外，以中、長篇小說為主。至今已三十餘部作品，作品數度被改編成電影、連續劇、舞台劇，堪稱日本國民作家。代表作有《泥河 螢川 道頓堀川》、《錦繡》、《幻之光》、《月光之東》、《避暑地之貓》、《夢見街》、《優駿》、《流轉之海》、《冬日約束》等。目前正積極完成其大作《流轉之海五部曲》。

宮本輝作品不斷縈繞在家庭、父子的議題當中，從幼年、少年、青年的成長心靈到家庭、父子、母子的擴展與融合，以穩健筆法探討人心。宮本輝著迷於這樣的主題，和其人生境遇頗有關聯：

其父宮本熊市保持著戰前豪放商人性格，四十九歲得子後，因宮本輝體弱多病，加以妻子身體不適而至四國養病，等到再度復出，卻時運不濟，繁華不再。但宮本熊市對其子寵愛有加，在教育和生活態度上亦豪放不諱，甚至帶著兒子到各種聲色場所。青春期後，對於父親的外遇，宮本輝與父親之間開始有了反抗的心態，直到父親死後，決心踏入寫作這個領域時，才發現父親帶他到處遊走出入各式場所、見過各色人等的那些時候，成為他寫作的一大影響，宮本輝自己說：「我利用自己的父親當道具，開始企圖從所有人的內心深處，去發覺宇宙的晦暗和秩序」。

在時間的鋪陳下，家族的主題不斷被提出，宮本輝不斷去挖掘，從不同的人物刻劃、多層面的背景鋪陳，以簡簡單單的文字表現人類的內在精神。如同池上義一在讀過〈泥河〉首稿後給宮本輝的建議：「還處在用艱難手法表現艱澀問題的階段，就是尚未達到水準。若真已瞭解自己的缺點，就算再難的東西，應該可

以用簡單的方式表現才對。」宮本輝之後的確做到以簡單的手法呈現。從父親給予的「材料」，運用其堅韌如金石的文字，透過一個個背負著悲哀過去、陷於無奈的人物，讓他們與宿命相遇，讓他們發現命運之外擦亮出的火光，在體會離別、團聚、生死後得到某種對生命本質的了解，展現了日本文學中傳統傷哀、物感無常一面，成爲一種宮本文學的特色。

貳、小說簡介

宮本輝「川の三部作」以三條河流分述不同的故事，〈泥河〉的主角是八歲的信雄；〈螢川〉的主角是十四歲的龍夫；〈道頓堀川〉的主角是二十一歲的邦彥。三位不同的主角分別表達幼年、少年、青年不同年齡層的成長心靈。以下將分述三篇小說之概要。

一、〈泥河〉

大阪一帶的灣堤交織，佐堀川岸旁的麵店一家三口生活著，戰後仍找尋自己霸氣的晉平思考著要到新瀉一代過新生活；貞子苦於氣喘仍舊在店裡與兒子的生活中來回奔波；而信雄在佐堀川上以其幼年的自我角度成長著，在這裡開始與結束一段因著鯉魚精而相識的友誼。

在馬車叔叔因爲過重的貨物在上坡被不堪重量的馬車輾過後，結識了自佐堀川上游下來的遊船一家，在這艘船中居住的是姊姊銀子、弟弟喜一以及靠著賣身的些微零錢維持著家計的母親。信雄與喜一之間的友情因著一條大鯉魚，喜一口中的鯉魚精，維持著彼此間的情誼，從小都是一個人的信雄認識了一位好朋友，儘管大人們口中認爲這戶人家少接觸爲妙，但信雄一家對喜一與銀子仍然款待有加。

一次天神祭祭典上，遺失零錢後喜一在鞭炮攤上偷了一個火箭炮，雖然兩人一開始就打算以煙火爲目標，但是信雄卻斥責了喜一，說喜一是小偷，這使得爲了讓信雄開心的喜一受到了傷害。回到喜一家中，喜一展示燃燒的螃蟹讓信雄觀賞，對於這樣的一種「遊戲」，信雄漸漸感到慌張、害怕。爲了趕走即將要跑進船艙的「火蟹」，信雄目睹了正在交媾的喜一母親，冰冷的眼神使他背脊發涼。

當信雄一家準備要到新瀉去，喜一家被強制搬離必須前往下個地方，那天晚上後就不再與喜一遊玩嬉戲的信雄鼓起勇氣欲要道別，卻不見喜一與銀子，看著那艘船緩緩前行，船後水中似乎跟著那條大鯉魚，迷樣的鯉魚精在信雄的心中比什麼都重要，他要讓喜一知道，但是追不到了，這段友誼就這樣淡去不再。

二、〈螢川〉

小說分成「雪」、「櫻」、「螢」三部分。

在殘「雪」的景象中，龍夫對於日漸老去及病疾的父親重龍有著隔閡與厭惡，

衰老的重龍五十二歲得子，如今還未見到兒子二十卻即將步向死亡，感觸的他想起爲了懷有身孕的千代與不會有子嗣的妻子春枝離婚而去。在重龍意外中風後，身爲母親的千代想思索著如何維持這樣一個負債累累的家。這時，還是國中生的龍夫對於自己愛慕的少女與自己情慾感官的不解正逐漸揭開。一切都如殘雪般往著消融的那端而緩緩前去。

時序進入春天，落「櫻」的季節開始。二度中風的重龍更顯老態，以前叱吒風雲的氣勢早已衰退，現在看來只是殘老之人。千代在落櫻下想起結識重龍前離過一次婚的自己，以及那次出遊前往越前岬和重龍在福井室內的旅館住宿見到的盲眼藝妓，那三弦琴聲似乎還徘徊著，茫茫的將來要如何下去。龍夫拿著重龍給的期票找大森應急，無奈卻簽下了借據，在生活與家庭之間，龍夫的同學關根意外落水死亡，「死亡」開始逼近。

銀藏爺爺說著滿山遍野的「螢」火蟲是如何壯觀，以往的五年沒有大雪，在大雪過後時序即將由春入夏農人欲插秧的那些時刻，滿山遍野的螢才有可能出現，一定要大雪過後哪。重龍已然病勢、春枝的出現、千代的哥哥喜三郎欲將母子兩接到大阪安頓，在家鄉與他鄉中，千代猶疑著，但是卻又像知道什麼一般，不管如何地不情願，似乎都會遠離此地。

龍夫鼓起勇氣提出與英子一起賞螢的邀約。在夕陽逐漸消退的晚霞下，往鼬川上游的河邊空地旁。千代走與不走的命運交給螢火蟲決定。銀藏爺爺在喪子的記憶中傷嘆，滿山遍野的「螢」照亮著的不是美夢，而是一切都結束的預言。在如此感傷、對未來抱著未知的無力感下，「螢」同樣結束了這篇小說。

三、〈道頓堀川〉

看似緩慢、污濁的河川，夜晚卻帶著迷幻的色彩，在黑夜與白天間，一切的老舊以一種期望綻放的光鮮慢慢敗壞老去。邦彥、武內、政夫、町子、鈴子、杉山、由貴、弘美、金兵衛、由紀子、吉剛、阿薰、里美等一個個命運殘缺的人們相遇，交叉而過所產生的變化正在道頓堀上演著。

二十一歲邦彥在父母雙亡下，靠著自己在「河川」咖啡廳打工，對於自己的未來只希望能夠順利畢業。父親的情婦弘美每月的接濟，讓邦彥困擾；曾受惠於父親的金兵衛多年後重逢，開朗地訴說父親的種種，邦彥透過父親的舊識了解一個已經快要沒有記憶的影像。在道頓堀上茫然的度過大學最後這年，與町子的相遇與愛戀、與武內如同父子般的情感、阿薰對未來的期盼與自己對未來無所謂的茫然，里美在自己面前說著污穢的身軀，一切的一切，看得見繁華下，逐漸消逝而去的那種凋零，卻又像在期待什麼般，充滿的某種未來。

五十歲的武內鐵男，在自己前半生回憶與後半生希冀中平穩度日。年輕時的自己沉迷於撞球，妻子鈴子帶著自己唯一的兒子政夫與算命師杉山私奔，一家離散的預言準確到令人心寒。在鈴子不得不回來後，以「河川」咖啡廳重新振作，鈴子卻因自己曾一時氣憤踢下的那腳所造成的日後疾病而死亡。妻子的私奔，在父子日後的相處上造成了武內對政夫的某種疏離感，反而需要透過邦彥了解兒子

近況。對於邦彥，關心邦彥畢業後的日子，生活上的一切，似乎比自己的兒子還要兒子。但是，對於政夫的那份愛在關切兒子未來的生活，不願其迷於撞球中，強烈顯現。

邦彥對未來決定順其自然，武內無論邦彥將要如何決定，武內與政夫以一場撞球勝負決定政夫的未來。在決定性的最後一局上，緩緩停止流淌的一切。道頓堀上的人們，無論如何都要在邦彥身邊的武內、想要成爲撞球高手的政夫、被人包養經營料理店的町子、成爲女強人的由貴、邦彥父親的情婦弘美、人妖男孩阿薰、脫衣舞女里美、料理店的金兵衛、玩樂的由紀子等等，在將畢業對未來感到無所謂的邦彥身邊環繞，彼此之間的交遇，在繁華亮麗下的某種黑色物質，似乎也緩緩邁進。

參、心的三條河流

宮本輝採以簡單樸實的筆法寫人生中的不確定、徬徨，卻不給人一種「就決定要一直腐敗下去」這種極近悲觀的死亡感。在無助、虛無、死亡的背後還存在著希望，不用急著去否定什麼，不用急著去確定什麼，一切都在交替中向著下一個部分邁進。在《川の三部作：泥河 螢川 道頓堀川》中，三條不同河川交織的故事匍伏徜徉，卻彼此顯現著人心的各種層面與主題，以下將從三方面來總合此三篇，綜合出「川の三部作」這三條河川共同呈現的主題。

一、關於親子與夫妻，情感與飄泊

在宮本輝這三篇小說中「親子」一直是重要的課題，尤其是屬於「父子」的情感。〈泥河〉中疼愛信雄的晉平，在對於僅有八歲的兒子，晉平給的關愛是一種無限的柔軟，爲兒子製作「金鰐燒」（一種點心）、信雄提出的要求盡量做到；同樣的這種對於幼子的關愛，〈螢川〉中的重龍對待晚的兒子龍夫那種嬌寵亦是，儘管龍夫稍長後逐漸疏離，還有另一對關根父子間的情感描寫；甚至〈道頓堀川〉中武內對於不是自己兒子的邦彥那種關愛，與自己親生兒子政夫的相處及衝突，都可以看作父子之間的課題。

前面曾提到三篇故事的主角分別代表著幼年、少年、青年不同年齡層。從這樣的年齡去探討父子間的情感，看似不同的人物經歷，卻都是一種不同階段產生在父子間的微妙變化。在宮本輝的介紹中我們知道其本身就是父親晚年所得之子，在這樣的成長過程中所感所知，成爲「川の三部作」中「父子情感」的重要支柱，反而不顯老套，那種真摯、誠實的寫實感反而成爲小說成功的要件。

小說中的夫妻，除了〈泥河〉中晉平與貞子有著一種近似完美的家庭，然則這種完美或許是爲了年幼的那種接近純真的、美好的所勾勒出的景象。〈螢川〉及〈道頓堀川〉中重龍與千代都有過一段婚姻而後相遇，在重龍與春枝中更存在著背叛與逃離的情感，重龍外遇後離棄春枝，只因爲千代有其夢寐以求的子嗣。

而武內與鈴子一對中，鈴子跟著杉山私奔而去，對於武內而言，這是一種重大的打擊。這種叛離與失落的倉皇之感，與之親子間的情感，所構成的「家庭」成為宮本輝筆下突顯親情的要素。

〈泥河〉中晉平在戰前的那種生死未卜的生活，以及對於未來那種期待，在人生的安頓上一直存在著「漂泊」的游離；〈螢川〉中重龍叱吒幾年的事業逐漸敗壞，含恨而終，千代對於將來要與兒子怎麼生活下去，不想離開鄉土卻又似乎必定離開般的無助無力；〈道頓堀川〉中邦彥對自己畢業後的未來不知何以然，武內與政夫之間的疏離造成的一種情感上的居無定所，脫衣舞女里美對自己四處表演的身體感到厭惡，人妖阿薰決定離走他鄉等。各種人物存在著「漂泊」下無法割捨、不得不割捨的情感，以緩慢敘述造成多層面上的情感效應，反而讓小說成為一種多面向的疏導，不見枯澀。

二、關於生死與命運，結束與開始

生死方面，〈泥河〉中信雄看著馬車叔叔因過重的貨物在上坡被不堪重量的馬車輾過，當場斃命；往別地方望後再回來時發現每天早上在川中打撈沙蠶的老人離奇失蹤；雛鳥不堪欺凌的死亡。〈螢川〉中，重龍病重下的衰敗死亡；關根溺於神通川水渠的年輕瞬間消逝；〈道頓堀川〉中，一開始邦彥面對的父母死亡後的那種不安，邦彥父親生前所識的弘美、金兵衛對邦彥父親的描墨顯得死亡氣息濃厚，武內與政夫在鈴子死後呈現的不同生活型態等，讓死亡詞顯得正當而無恐怖的氣息。

而〈螢川〉中有著大森對龍夫所說的關於「命運」的一段話：「講起『命運』這玩意，實在令人思之不寒而顫。以你現在這個年齡是無法理解的，正是『命運』這東西使人或愚或賢。」重龍的失勢、〈泥河〉中晉平的轉換跑到，信雄與喜一偶然的結識到到注定的分離、〈道頓堀川〉中對於個色人物轉突顯的命運，邦彥撿到的筆記本上記載著：「有人說人生苦短，我卻認為太長。任何人只要經過七十載循環不止的四季變化，就會有苦短之嘆了。」而「命運」與「死亡」在〈螢川〉中更有一種結合：「對『死亡』與『命運』這兩件事莫名的不安，如今突然幻化成波濤般在體內澎湃不已。」在一種認為命定的死亡上，那種淒涼而無助的感覺充斥著，讓一種冷色調染滿文字。

結束與開始，是一種二元的對立，可是卻又不是那麼的絕對，因為結束後就有新的開始，在這種類輪迴的思想下，生死就有了一種非生非死的說法。〈泥河〉中信雄剛開始的友誼卻在見到喜一殘酷、喜一母親冰冷眼神後結束了這段情感，相對的一家人正要離開大阪前去新瀉，這是一種結束與開始的對照。〈螢川〉中對於未來感到茫然無助的千代、對於失怙的龍夫在看到螢火蟲後所了解的「一切都結束了」其實是在這塊土地、這段時間的結束，因為未來，就要開始了。〈道頓堀川〉中，邦彥即將結束的課業代表著要面臨的開始；包括武內、弘美、里美、町子、阿薰在內的人物，都有著揮別過去（一種死）帶著希望面對將來（一種生）的改變在。宮本輝運用這種類輪迴的說法，在筆下人物看似即將毀滅的那刻，卻

產生了某種希望與光明面向。讓看似冷色哀戚的故事頓時有著暖意，對於人心的那種堅韌，使得人性在黑暗與光明中的拉距成爲一種和合。

三、關於華麗與腐敗，徬徨與了悟

承襲的死亡、終始的二元類證，宮本輝在華麗中透露出一種腐敗，卻又在腐敗中極盡所能展現華麗，擺盪出某種平衡的虛無情感。

在〈泥河〉，喜一燃燒著浸過油燈的螃蟹：「船舷上一剎那散布了好幾個發出藍光的火塊。」以及「有的螃蟹一動也不動直待火焰燒盡，有的則舉著火柱四處亂竄。藍色的小火焰不斷發出惡臭，同時螃蟹的身軀也不斷發出某種奇怪的聲音。火焰燃盡後，螃蟹的殘軀內還蹦出細細的火花，很像是滴花花炮掉落在地面上的火星。」在看似美艷的藍色火光下，敗壞、腐朽、惡臭生成著。

在〈螢川〉，面對著夕陽：「夕陽一口氣便落入地平線下。金黃色的光源與暗雪層次分明地緩緩相互偎近，揉合出壯觀的火紅，剎那之間，炸裂成點點火焰散布在廣袤無垠的蒼穹，展現出餘燼般的火紅，一種物質瀕臨死亡前瘋狂地迸發最美一面的火紅。」那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感傷情態表露無疑。在螢火蟲成千成萬出現時：「本以為螢火蟲是顫動著發出光亮，不意看見的卻是筋疲力盡、逐漸萎縮的景象。數萬數十萬計的螢火蟲交疊著身軀，不休不止地一閃一滅，正創造苦悶寂寞的生命光塊。」在這種美而華麗的景緻下，銀藏爺爺卻說：「一切都結束了吧！」讓一切感官經驗變動。

在〈道頓堀川〉，道頓堀川以近乎靜止的緩慢速度流動：「每當夜晚來臨時，這一帶會點燃起五光十彩的燈火，而道頓堀川也霎時幻化成一面攝魂的黑色魔鏡，將周圍眾生相的虛無、倦怠、情慾及野心等雜質盡階濾除，而再鏡面上映照出遠比實際色彩更加華麗的虛像。然而，在陽光底下，它便又恢復了緩慢蠕動的黑色爛泥大溝原貌。」對照著前所提到，人物的終始更迭，更可以體現這種華麗與腐敗體現。

因著這種對比下所感生的情思，使得人心的那種深沉面展露無疑，在華麗中的敗壞，腐敗中的華麗衝擊之下，虛無之感更爲突顯。但是宮本輝並非要打擊讀者，這只是一種手法的表現，在讀者體認到這一連串二元和合下的繆思，從徬徨中走出了悟世上一切並非都絕對，反而在危險中存在著轉機。可能讀者會疑惑，那安逸中不也帶著危機，事實上宮本輝採用灰階色彩的故事突顯出光明面的重要，是一種正向思考。如果讀者會問到，那不也是讀者開始去思考這種和合下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了，那麼宮本輝揭發人性、給予人心一種希望與注入就成功表現了。

肆、關於一些未說的

在傅月庵《生涯一蠹魚》中提到「川の三部作」那時稱爲「河的星辰往事」，

當時就為這種大時代下人物生活與心境刻劃的故事所打動，幾年後遠流以《川の三部作：泥河 螢川 道頓堀川》出版，才得以一窺究竟。其實並不枯燥，這樣的題目所表達的內容其實會讓人心中充滿感動。

在第參部分所提出的三點：關於夫妻與親子，情感與飄泊；關於命運與生死，結束與開始；關於華麗與腐敗，徬徨與了悟。是在讀後思考所列出的三點，雖然不是很確切，卻是讀完這本小說的一點心得整理，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介紹會讓人產生閱讀的興趣。

關於佳句，事實上因為翻譯上隔著一層膜，很難說出該句話是否為作者本意，或者說該句話是否為譯者琢磨後所產生的結晶，其實很難界定，因為讀翻譯作品本身就是一種不太正確的做法。但是翻譯作品卻努力朝著作者的想法前進，否則也不能翻譯了吧。或許第參部分所引之句可當作某種牽強的「佳句」也無不可，至少在閱讀過後產生的那種內心澎湃的情感絕對不是某種特殊字詞就決定，而這種整篇讀下來的思緒必定更為接近作者了。

在〈道頓堀川〉中有一段算命師與武內的對話：

「你想算什麼？」

「我想算算今後的氣運，我沒什麼太大的欲望，所以財運方面就不勞費心。只要煩勞算一算，我能幸福地安享晚年嗎？」

「你認為什麼事可算是幸福呢？」

「嗯，我想幸福就是沒有辛勞或悲傷的事吧」

「既然如此。我就算算你會不會遭逢辛勞或悲傷的事好了。」

武內改口說：「不，其實我所想的幸福應該是，即使遭逢辛勞或悲傷之事，仍然能不氣餒地活下去才對。」

雖然說不是什麼很好的「佳句」，不過武內所說幸福的事情應該是「即使遭逢辛勞或悲傷之事，仍然能不氣餒地活下去」這種說法感到很動容。應該可以用此作為整本小說的引導吧：宮本輝給予人心光明與引導，即使是在腐敗，即使是在死亡。